



■ 本报评论员：余凡

10月25日早上七点,一名穿戴灰色头巾长衫、黑色面纱的女子,在雅加达独立广场北路的人行道上走着。当她接近独立宫进口处时,引起了在路边值勤警员的注意。突然,那女子走近围栏边的总统警卫人员(Paspampres),掏出手枪作出射击的姿势。旁边的交警见状,果断出手夺下她的手枪并进行逮捕。消息随即引发全国轰动。

雅加达警察厅交通科科长拉迪夫(Latif Usman)警官向媒体证实事件的发生,“在独立宫入口处,她走近站岗的警卫员,并用FN型手枪进行威吓。”“交通警卫员随即夺下那不明身份女人手中的枪械。”所幸案犯当场被捕,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让民众感到气愤的是,一些反对政客及激进人士却固执

“独狼”欲闯总统府 青年高歌卫国家

或故意宣称目前已经“没有恐怖分子”,质疑警员拿着证物“手枪”,为何没戴手套?质疑哪有“送上门”不开枪的刺客?质疑这是警方安排的“表演”,以转移舆论对国家警察及总统的不满。

《罗盘网》(KOMPAS.com)于26日报道,反恐特警(Densus 88)行动科长阿斯温(Aswin Siregar)警官公布,试图闯闯独立宫的女子已证实名叫西蒂(某SE),现年24岁。她辩称是不久前在睡梦时得到旨意(wangsit),所以采取行动。旨意也指导她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要在本国树立起符合宗教教义的制度。所以要面谒总统,说明她的看法。警官说:“也许她梦入天堂,所以得到指示必须建立符合教义的正确路线。”

另一方面,雅加达警察厅普通刑侦科长亨基(Hengki Hariyadi)警官说明,西蒂承认要闯入独立宫,“她想与佐科维会面,告诉

总统印尼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点滴新闻》(detikNews)于26日援引反恐特警的消息,西蒂被激进思想所误导,推测她是非法团体的支持者。阿斯温警官说:“肇事者确实与警方怀疑为HT及NI等非法团体的社交网站进行联系。”特警也控制了BU及JM两名嫌犯。“BU是西蒂的丈夫,可能在雅加达北区的NI组织担任副财政。”而JM则是西蒂的宗教导师(murabbi)。

虽然西蒂在独立宫的行为看来只是独自行动,但特警仍继续深入调查可能在幕后的主谋或参与者。考虑到西蒂的状态,警方也将请心理专家对西蒂进行需要的测试。至于西蒂犯案时所用的FN型手枪,警官说明枪主是西蒂的叔父,他是退休的军人。

刑侦科长亨基警官补充说,“那把手枪是西蒂前天偷偷取来的。”但那把手枪没有子弹匣

(magasin),后来安上的子弹匣内只有一颗残缺的子弹。“根据警方数字系统及调查资料显示,西蒂已经三次来到独立宫附近观察。”因掏枪才被逮捕。“西蒂认为印尼的国家路线是错误的,因为不是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却用班查西拉理念。”

目前,西蒂已被定为案犯,她被控违反1951年紧急法令的非法枪支令,及国家刑事法第335条,证实已威胁到执法人员的安全,而被以相应、有效的手段制服。

《罗盘网》报道,反恐特警的阿斯温警官宣称,警方在西蒂的住处搜索时,发现了四把形似手枪的物件以及两本宣扬教义的书籍。警官解释说:“但是那些枪械不是非法团体的,而是西蒂叔父的收藏品。他是退伍军人,现在任职为保安人员。”

警官也澄清说,那四把类似

手枪的器械,正在警察总部进行鉴别,以便确定它们属于配制手枪、自制手枪、气枪(air gun)或其他类型,并将深入调查该枪械的来历。民众对警方的迅速破案表示庆幸,也希望警方顺藤摸瓜,抓捕那些躲在暗处的黑手。

网红政论员德尼(Denny-Siregar)在其平台的视频讲话说,国际上把独自策划、行动的恐怖分子称作“独狼”(Lonewolf),就如闯闯独立宫的西蒂一样。他们大多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压力,很多棘手问题,是孤独的失败者。当他们向激进的宗老倾吐时,就被彻底洗脑,把一切怨愤都怪在政府头上,还以“天堂”美景幻想自慰,以“激进”手段寻求真理。连一些三流“教徒”都会成为激进分子,更别提那些年轻人了。

此外,只因案犯戴着面纱(Cadar),有人为了维护面纱的

“名誉”,竟忽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反恐特警冒着生命危险捣毁“恐暴窝点”,却被责怪“过度执法”,为何不派到巴布亚?甚至要求解散反恐特警。要知道,若没有特警的严格排查,让恐怖团伙难于买到可以配制“炸药”的化学物质,我们哪有这几年安定平和的生活?

这次闯闯独立宫的“独狼”虽然失败,但非法的激进团伙却“成功”地向全国各界人士展示了他们的“生命力”,炫耀了他们的感染力和“战斗力”!保护国家统一、民众安全,免受“恐怖袭击”不单是军警的责任,也是全体人民应该全力维护的。

10月28日是“青年宣誓节”,全国学校唱响“……敬爱的印度尼西亚;国土、民族、语言文化,我们共同来保卫!”希望青年们传承和谐、团结、多元化的建国理念!

医保

■ 楠榜：姚秀兰

割除右眼白内障,是我割除了左眼白内障后应该做的眼睛手术,我不顾夫婿反对,这次手术,我决定要用医保(Bpis),希望明了自费和医保有什么程度上不同。

星期三早上从家里出发,我带了朋友告知应该带的文件,复印医保卡(Kartu Bpis)和家庭会员卡(Kartu Keluarga),去了位于Pasar Cimeng市区医疗诊所办理Surat Rujuk,要用医保治病,首先必需备有Surat Rujuk。

早上八点半我已在诊所,这是我第一次踏足光临,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特别新鲜好奇,也很惶恐,不知从哪里做起,应该办何手续。在一位友族朋友的指导示意下,我拿了蓝色医保号码卡,取了号码卡才知道,颜色用来辨别身份,红色是老人卡(Lansia),有优先权,黄色是供有楠榜居民身份证的市民看病,一切都是免费。

我年龄已近八十的老人,应该拿红色老人卡,可能友族朋友看我单枪匹马独行侠,还健康,不像耄耋老人,误导我拿蓝色号码卡,让我长一智。

虽然疫情病毒已缓解,诊所内病人,陪伴者都戴口罩做好安全措施,我来时已叫了第七名,很快轮到我,护士再确定问了一些问题,就等医生查诊,虽然免费,护士服务态度良好。

这时我才注意到诊所很清洁,整齐排着等候椅,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医生等候处,环境很宁静,种了许多盆栽草药,也有滑梯,转椅

——儿童游玩的设备。

眼睛是心灵之窗,坐着等候医生,我记起小时候父母时时提醒,读书写字眼睛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可懒惰伏在桌子上做功课。

读小学时,看到成绩斐然的同学都戴眼镜,觉得戴眼镜会聪明,我也要戴眼镜我也要聪明,我对父母亲说:我的眼睛干涩不舒服,我要戴眼镜。放学后,母亲给我针线要我帮忙,很容易且很快我完成穿针引线,妈妈说我不需戴近视眼镜,贤惠的母亲为我配了零度眼镜,原来镜片需要时时擦拭干净,很麻烦也不习惯,我不戴了,眼睛不医而愈。而我同学的眼镜越戴越厚,眼球突出。回想,非常感激父母亲的保护让我健康成长。

虽然从四十多岁开始,我每天早上做护眼运动,还是避不过眼睛随年龄退化,我曾在某某银行误踏台阶,在自家厨房误踏入小沟跌跤,幸亏没跌断老骨头。

没多久,播音机叫到我的名字,把我从回忆中唤回现实,年轻友族女医生测了我的血压稍高,她告诉我可以改天再来复诊,或要拜访我熟悉的医生都没问题,她提醒我要注意血压尽快医治不可拖延,尽还友族女医生,让我从心里放心。

还未到早上十点钟,我已非常愉快地拿到我需要的文件,还没到过市区政府医疗诊所之前,我忐忑不安,总以为政府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傲慢,没素质,办手续转来转去,没效果,官僚服务很麻烦,一直不敢处理Surat Rujuk,没想到原来这么简便又不化一毛钱。英明总统领导有方,为民众提供优质服务,提高人民的福利生活,是我们国民的福气。

身在福中不知福 (闪小说)

■ 雅加达：苏歌

老马夫妇驾车去接孩子放学,经过某十字路口,经常会看到路旁有一两个弹吉他的卖唱者,也有一些兜售商品的小贩,在等待红灯亮起。

今天,老马到路口不远,恰好红灯亮起,只好停下来等候。只见卖唱者从第一辆汽车旁开始单唱,没见到驾车者给零钱,带着失

望的眼神移步向后一辆车,继续卖唱……

一个兜售抹布的小贩吸引住了老马的眼光。身材较瘦、皮肤黝黑的他头戴一顶帽子,用布巾把脸部包住,只露出一双眼睛,右臂齐肩而断,左臂肘部以下也没了,商品整齐地排列在一根不锈钢吊架上,挂在右肩上,左肘尖叉开三个没指节的手指,支撑着一块粉色抹布,像

二人转转手绢那样转动招

灯转绿,前头的车辆开始行驶了,老马微笑着向他挥挥手:“不用找了。”他激动地弯腰连连点头道谢。

老马对妻子和孙子说道:“看到他人的不幸,才惊觉我们的福分,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回家途中,小贩勇对逆境的身影,坚强而知恩的目光,仍在老马的脑海中回荡……

灯转绿,前头的车辆开始行驶了,老马微笑着向他挥挥手:“不用找了。”他激动地弯腰连连点头道谢。

■ 泗水：王伟球

人间最温暖最无私的爱,就是父母的爱,是一种最伟大的爱,世上人间父母对子女的爱,超越了世上一切有灵性动物的爱;生活在贫穷环境中的儿女,更有机会享受父母的呵护,父母的疼爱,因为世上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出于一种本能的爱。

世上没有比父母的爱更无私,更高尚,更纯洁;父母为了爱儿女会不顾一切,甚至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父母对子女操劳一生,他们需要的不是物质的享受,也不是金钱上的回报,而是情感上的慰藉,只盼望儿女能以孝顺的爱心,化时间多多陪伴父母,他们就会喜在眉梢,甜在心田了。

世上每一个子女,从出生到成年,一生受尽父母数不清的恩情,诉不完的训海,但子女们给父母恩情的回报,实在微乎其微,微不足道,回忆起来心感愧疚对父母;所以当我们身为子女的,必需要尽心尽力的孝敬父母,不是要有心就行,必须以行动来证明;父母生了我们,

父母的爱

奉献了一切给我们,因此,身为子女的,要尽心尽道,孝敬父母,让父母心灵得到无限的慰藉。

世上每位父母都深爱子女,希望子女们在成长岁月中,想尽办法给子女们一种恰到好处的鼓励与赞赏;父母希望给子女们有时间沟通的机会,不断地激励增强子女们的自信心,这是父母给予爱心的关怀,生活中父母不断地赞赏子女的优越之处,最大的目的是指望子女们长大后能够成全父母的育子成龙,育女成凤的梦想。

世上那些有爱心有智慧的父母,他们都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在子女自我成长过程中,父母给予子女的教育方法,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每日生活中,亲密感情父母的言语行动,思想态度,都会成为子女生活的榜样,子女都会牢记在脑海里,当子女长大后,都会模仿下来;把父母看成是生命亮光,生活保障,家庭中的启蒙老师;他们会把从父母所看

到,所听到,所学到的,去发展他们未来的人生。

生活中父母要培养与子女的感情,其实不是难事,生活中只要每天一直与子女在一起,早晚共进晚餐,饭后谈谈家事,共赏电视新闻,听听子女的工作情况,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接纳子女的宝贵意见,成全子女的欲望,让子女们的梦想成真;这样!子女们对父母就会产生被爱的亲切感和幸福感,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父母与子女们产生一种深厚情感,日日与子女相处,陪伴子女;但父母的关怀,父母的疼爱,都不能满足子女的心怀意念,比不上父母给子女的幸福生活;所以父母应该满足子女的需求,达到子女的欲望,子女就会健康的成长,而达到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子女就会成为国家栋梁,社会精英,家中龙凤了。

藉着这篇《父母的爱》文章,我介绍教会中一首取名《父母的愿望》诗歌给国际日

报所有读者,让大家一起来颂赞荣耀神,愿神成全世上每位父母的愿望,让每位子女成为新造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子女。

爸妈的愿望
我始终爱我的孩子,爸妈希望你平安,

行走人身危险路,有主来保护,

爸妈相信救主耶稣,祂会眷顾你,

愿你成为主的羔羊,终身有依靠,

我主耶稣!我的恩主!
引导我的孩子行义路,

牵着她的手,走进美好道路,

让他生命得保障,

我始终爱我的孩子,爸妈盼望你喜乐,

行走人生曲折路,有主来指引,

爸妈坚信慈爱耶稣,祂会伴随你,

愿你成主的儿女,终身有喜乐,

我主耶稣!我的恩主!
教导我的孩子,听从你的话,

赦免他的罪,改造他的路,
赐他永生的生命。

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的华人 (4)

汤友兰(THUNG JU LAN)

与他的同事阿力尔·赫延托(Ariel Heryanto)合力引发了所谓“语境文学”的辩论(详见Heryanto, 1985)。在政治领域里,阿力尔和他的战友们在1973年的大选期间,发动了所谓的“投空白票”(Golput)运动(详见本书第六部分《1965年之后的社会活动家动态》)。

虽然身居国外,阿力尔依然十分关注印尼问题。关于民族主义,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在实践中面对操纵不堪一击。因此,如果要探讨民族主义,首先要认清是谁,出于何种利益目的在使用该术语。譬如,将民族主义简化为统一的国家形式,就是从雅加达(中央政府)的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对地方的霸权。这样一来,那些看起来想要自由、不愿意屈服雅加达的人就被指责为在反民族主义者。事实上,这是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行事,好像雅加达就是整个印尼共和国一样。事实上,这对雅加达的上层精英来说,这意味着占尽先机。阿力尔·布迪曼认为,一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当各方都能将民族的利益置于一切利

益之上。如果统一的国家对民族发展至关重要,那么这就是民族主义。同理,如果封建制度有利于民族兴盛的利益,那么也是民族主义。假如必须与澳大利亚开战的话,如果这是出于民族利益,那么这也是民族主义。但是,当所有这些均不奏效的时候,那么就不是民族主义。

人类学家尤妮达·特里瓦达妮尤妮达·特里瓦达妮(YunitaTriwardani, 华文名陈石宜Tan Tjiok Swan),1950年6月1日出生于玛琅。她是首位获得印尼科学院(AIPI)和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简称KNAW)授予的人文和社会学领域教授称号的印尼学者。她的论文题为《文化和气候:变化、教训和挑战》(Culture and Climate: Changes, Lessons, and Challenge)(详见Wacana, 2010:369-385)。

她的学术生涯始于1972年。是年,她在巴查查兰大学(Padjadjaran)完成人类学大专先修。阿力尔·布迪曼认为,一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当各方都能将民族的利益置于一切利

工科技大学环境技术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获得科学硕士学位。1997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亚太研究所的人类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1980至1982年间,尤妮达·特里瓦达妮出任棉兰北苏门答腊大学人类学讲师。2006年至2009年间,她也担任卡渣玛达大学研究生院人类学讲师。从1982年至今,她一直是印尼大学社会政治学院人类学研究生项目的在职教员;也是家乡基金会(Yayasan Kampung Halaman)咨询委员会成员。

1998年,尤妮达被指任为《印尼人类学》(Antropologi Indonesia)期刊总编,直至2003年(https://www.knaw.nl/shared/resources/internationaal/Indonesia/cv_winaranto.pdf)。她秉承诺言,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准的研讨会,将《印尼人类学》期刊的地位提升到世界级水平。她还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她著有书籍《知识的种子:爪哇病虫害综合治理的起始》(Seeds of Knowledge: The Beginning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n Java) (2004)和《自力更生:印尼植物育种农民

的奋斗故事》(Bisa Dewek: Kisah Perjuangan Petani Pemuliharaan di Indonesia) (2011)。

作为印尼科学院(AIPI)人文和社会学领域的教授,尤妮达必须提高学术好奇心,发展学术文化,提高社会建设中学者的角色。为了不负使命,尤妮达在卡渣玛达大学任教时,努力发展一种“思想流派”,即借用其他学科之力打破人文社会学的墙壁,如通过研究、教学和学术刊物等方式。

尤妮达(Yunita)经常进行农业和人类生态领域的研究,聚焦于农民自强、创造力、知识形成以及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适应等问题。她还通过纪录片的方式,向农民社会介绍农业气象学,旨在帮助农民及有关方面理解和认识农民的各种潜能和所面对的问题。她对环境管理的关注,使她走进了与决策层的交集中。2013年6月,她与农业部以及艾米尔·萨林(Emil Salim)领导下的总统评议理事会的研讨会,将《印尼人类学》期刊的地位提升到世界级水平。她还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她著有书籍《知识的种子:爪哇病虫害综合治理的起始》(Seeds of Knowledge: The Beginning of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n Java) (2004)和《自力更生:印尼植物育种农民

的奋斗故事》(Bisa Dewek: Kisah Perjuangan Petani Pemuliharaan di Indonesia) (2011)。作为印尼科学院(AIPI)人文和社会学领域的教授,尤妮达必须提高学术好奇心,发展学术文化,提高社会建设中学者的角色。为了不负使命,尤妮达在卡渣玛达大学任教时,努力发展一种“思想流派”,即借用其他学科之力打破人文社会学的墙壁,如通过研究、教学和学术刊物等方式。

